

吕桂芬被天津市女子监狱迫害成植物人

【明慧网】天津市北辰区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吕桂芬二零一二年三月被警察绑架折磨、勒索家人一万八千元，后被枉判八年，现在被天津市女子监狱迫害成植物人。

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底左右，一同被关押在天津女监的法轮功学员看见吕桂芬走路打晃、天天顿顿服药，说是“降压”。吕桂芬遭受了怎样的迫害还不为人知，还被掩盖着。

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清晨三、四点钟，吕桂芬从床上坐起来想喝水，值夜的看她动不了就把水杯递给她，她端着水杯想喝但却头一歪倒了下去，不省人事！

监狱为了推卸责任让家属把人接走，家属不接。至今没有醒过来的吕桂芬被关押在监狱医院（新生医院），由两个犯人轮流看管，每天靠点滴维持着。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五监区恶警不断的制造着谎言：首先打探法轮功学员们的反应，看你是否知道事实真相，然后伪善的说：就是在家这病也没办法，也得这样，还不如在这里治疗及时等等，还说：队长们为了给她及时治疗如何辛苦，现在这样已经是“奇迹”了。

天津女子监狱撒着弥天大谎蒙骗家属和所有知道情况的人：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法轮功学员陈瑞芹被酷刑折磨致死，却谎称“抢救无效”；现在吕桂芬被折磨迫害成植物人却成了他们的“功劳、奇迹”！

天津女监的内部规则是：无论你有什么病，病的多重，只要不倒下，哪怕血压多高、心脏多难受只给吃药不能休息。也就是干活不能停，产量得完成。哪管你死活，他们只要从中榨取钱财。因产量定额高，每天出工十



二个小时以上，拼命干也完不成产量，完不成产量还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如每天收工后不能休息，被定额罚写监规数遍及队长任意认定的文字性的东西，有时得写到后半夜，以此剥夺休息和睡眠、减少购物。另外每天晚上还要值夜班近一个半小时，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被固定在夜间最后一个班，也就是清晨的四点多钟，而且几乎没有休息日。长此以往思想和身体压力极大，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尤其象吕桂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更是承受不住。

吕桂芬六十多岁，丈夫于一九九二年突然病故，面对巨大的打击，当时不到四十岁的她简直无法承受，几乎精神崩溃，整日以泪洗面，身体每况愈下，年纪轻轻就落下心脏病、脑血栓等疾病。加之又失去了工作，生活真是没有活路了，只有苦苦的挣扎。就在她生命无助时，幸遇法轮大法。她在修炼法轮大法不久，一身的病就不翼而飞了，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从此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健康、乐观，孩子也考入重点大学。一家人都万分感谢法轮大法。

二零一二年三月，善良的吕桂芬被北辰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关押在拘留所，遭到非人折磨，身体受到极大损害，导致出现心脏病、脑血栓症

状，被送监狱医院抢救。后公安局警察勒索她家人一万八千元后，才同意将重症的她放回家。同年十二月五日，北辰区公安分局通知吕桂芬“体检”，其子要跟随服侍。途中，恶警用下流手段，哄骗其子下车，而后突然启动车，再次绑架吕桂芬。

吕桂芬被非法判刑八年，劫持到天津市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被迫害成植物人之前，她被关在五监区内。监区从上至下所有狱警全部参与“转化”法轮功学员、轮流洗脑，越是邪劲十足的人才越容易被提拔上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陈瑞芹，在五监区受到残酷迫害，被长时间罚站、不允许大小便，她的双脚脚趾曾被踩得鲜血淋漓，身体被殴打得伤痕累累，包夹在引水机上接来热水往她脸上泼，更下作地掐乳头、猥亵下身，甚至让她吃屎喝尿。包夹随手抓起尿桶、凳子等物就打，还说：“杜大队当班可以随便打”。南开大学毕业的狱警徐莉颖鼓励包夹暴力殴打说：“打吧，打破了我亲自给她缝去。”

每个被关押在天津女监的法轮功学员，刚入监就被关在一个全封闭的小屋子里，由两个刑事犯专门看管，一进去就开始罚站。大多数法轮功学员岁数比较大，警察们不会顾及这些，每天从早晨五点起床开始站，到晚上十一点结束。如果拒绝写下放弃修炼的所谓的“保证书”，就延长罚站时间，不让洗漱，甚至上厕所的次数都随意减少，人格侮辱、谩骂。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有的被强行服下精神类的药物。◇



一位大法修炼人的女儿的真情告白

【明慧网】编者的话：此文章是修炼人的女儿写于二零零四年，当时她写好后，自己就出去发，给了许多世人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妈妈（一位大法修炼人）在整理房间时，看到了这篇稿子，现投稿明慧网，与读者共享。

真情告白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人，我愿以我的人格、幸福乃至我宝贵的青春和生命担保我所记录的文字的真实性，送给尚被迷雾笼罩的朋友们。惟愿我的真情告白能助您走出迷雾……

我的父亲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正直的老党员，长期兢兢业业的工作累垮了原本健壮俊朗的他，十分严重的胃病经常折磨他；几十年怎么也戒不掉的烟瘾又使他的肺部和气管严重受创。当时风华正茂的他曾被病魔折腾得身心憔悴，很长一段时间，吃的药比饭还多，但怎么也无法根治，在相信医学的同时，也参加过当时比较流行的健身运动，却收效甚微。母亲也因长期的操劳而积劳成疾。当时我们原本幸福的家庭曾一度面临破碎的边缘，善良的母亲将希望寄托在对神佛的信仰上，曾经在一座比较有名气的寺院皈依。尽管如此，他们的病情仍旧不见好转……

直到1996年，母亲一位身患绝症的朋友在对现代医学和形形色色的气功疗法彻底失去信心之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修炼起了法轮大法，因而发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于是将法轮大法介绍给了我的母亲。我们的生活便展开了新的篇章。

从此，《转法轮》成为母亲每日的必读书目，“真、善、忍”成为其日常行为的准则，每日好几小

时的打坐、炼功并没有令她减少对家庭重担的负荷，她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些令原本性格倔强的母亲在不知不觉中更加温柔、理性与善良。

母亲不断将自己修炼时的真实感受告诉我们，与母亲患难与共的父亲当时尽管对此仍有怀疑，但最终还是和母亲一起走进了炼功场。谁知法轮大法炼功场上传递的力量吸引了我那一一直崇尚唯物主义的老党员父亲。我们惊喜地发现父亲那几十年怎么也戒不掉的烟瘾居然离他远去，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双亲开始同修法轮大法，他们经常和对方交流自己的亲身感受，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法轮大法好”，他们在修炼中一步步精进。

看到父母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身体更加健康，我们感到由衷地欣慰。我曾惊讶于法轮大法的威力，也曾读过《转法轮》，但长期受到的中国式唯物主义的教育使我难以对“神佛”的说法予以认同；又或许是由于工作太忙的缘故，我一直没能成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然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从1996年至今（注：2004年），父母已经修炼法轮大法8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么多年来，原本疾病缠身的他们竟然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就从没住过一次院，甚至没有吃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尽管在“消业”时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他们总算熬过了一关又一关，并没有因此耽误过工作和照顾家庭。

对人们有着如此神奇功效的高德大法，在父母及其同修们的争相传颂中，渐渐为许多人所认识，更多的人修炼起了法轮大法（听说，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人数超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这成为某些中国统治者的巨大心病。为此，这

些中国统治者从1999年起，开始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污蔑法轮功、镇压法轮功学员、愚弄善良的人们。铺天盖地的、不切实际的反面宣传让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陷入了迷惑之中——怎么我们眼睛看到的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呢？共产党的媒体究竟在干什么？！

1999年至今，父母和同修们便一直走在为世人讲清真相的艰难的正法之路上。每当我看到一些尚在迷中的人们随手丢弃各种讲真相的宣传资料时，我十分难过。要知道那些都是由经济原本并不宽裕的法轮功学员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聚拢来自费印制的啊！

作为儿女，曾经悲观地认为，逐渐长大的我们会慢慢肩负起照顾久病不愈的双亲的重任，没料到在世人眼中本应逐渐老去的父母却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精神！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我们的负担，反而担负起照顾、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的责任，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一步一步迈向成功。

是法轮大法送给了我们再没有疾病缠身的双亲！是法轮大法让我们重新拥有幸福和美的家！在此我用我的亲身体会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不要被别有用心统治者制造的假相蒙蔽！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法轮大法会使你和你的家人朋友受益匪浅。我也将一如既往地助父母讲清真相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后记

写此文时午夜时分，窗外电闪雷鸣，我无法入睡，耳畔常常响起孩子稚嫩的童音：妈妈，记住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看着孩子熟睡的脸蛋儿，我知道真、善、忍已深深扎根于他幼小的心田。明晨，我将指着天边的红日告诉他：雨过天空会更晴朗！我盼望着新的日出……◇